



# 庄稼院里的笑声

## 编 者 的 话

这是一本小小说集，共收作品三十七篇，是从前两年《河南农民报》所发表的小小说中选辑的。这些作品大都出自农村业余作者之手，写的是农民的事，说的是农民的话。它们的特点，一是篇幅短，抽一袋烟工夫就能读完；二是语言通俗，男女老少都能读得通、听得懂；三是内容实际，喜笑怒骂皆有所指，富于强烈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色彩。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本书所选辑的这些作品，恰好全产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各项政策在农村得到逐步地实施，给农村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作品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个时期各个发展阶段的各種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风貌。从《初春时节》到《队长的绰号》，这一阶段正是三中全会政策贯彻不久，农村联产计酬责任

制刚刚萌芽的时候，因而这一部分作品多于思考和探索，其基调虽然显露出正气复苏的势头，但是由于“四人帮”余毒未曾尽消，有的作品难免含有隐忍的疼痛和哀怨。从《我家三口人》到《喊街》以至于《犟老头儿》，这一阶段正是逐步落实三中全会各项政策，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各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蓬勃兴起的时候，因而这一部分作品多于鼓劲和追求，作品的基调欢快活泼，渐渐显露出那种喜气洋洋、热汗淋淋的景象。从《庄稼院里的笑声》到《车轮飞转》，这一阶段的作品则多于风趣和幽默，生动地描绘了农民辛勤劳动获得丰硕成果以后那种喜不自胜的心情和笑脸。从《追》到《精细婶》，作品内容逐渐扩展到思想道德领域，这无疑是对当前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直接表现。广大读者从这些作品中，不仅可以具体地触摸到时代前进的脉络，而且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为了表达农民群众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和对现实生活的欢乐，我们就把《庄稼院里的笑声》作为这本书的书名。

在编辑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各地文联、群艺馆、文化馆等有关部门曾给予积极的协助和支持，在这里我们特表示深切的谢意。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差错和不足之处，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河南农民报》编辑部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 目 录

### 编者的话

|            |            |
|------------|------------|
| 初春时节·····  | 杨 磊 ( 1 )  |
| 两个队长·····  | 余元鑫 ( 5 )  |
| 闹洞房·····   | 黄新杰 ( 9 )  |
| 眼 光·····   | 李拴成 ( 14 ) |
| 队长打牌·····  | 屈效东 ( 18 ) |
| 队长的绰号····· | 冉守训 ( 22 ) |
| 我家三口人····· | 董传礼 ( 26 ) |
| 婆媳之间·····  | 甘思孟 ( 30 ) |
| 队长他爹·····  | 雁 斌 ( 36 ) |
| 相媳妇·····   | 王中政 ( 40 ) |
| “闷 娃”····· | 王秀德 ( 44 ) |
| 喊 街·····   | 冉守训 ( 49 ) |
| 心 事·····   | 商怡安 ( 53 ) |
| 邻 居·····   | 甘思孟 ( 56 ) |
| 张老仓·····   | 杜金斗 ( 59 ) |
| 山乡来信·····  | 白光远 ( 64 ) |

|               |            |
|---------------|------------|
| 赤日炎炎·····     | 徐光华 (68)   |
| 家教·····       | 廉金奎 (71)   |
| 芝麻开花·····     | 冉守训 (74)   |
| 范老二赶会·····    | 田克强 (78)   |
| 心 思·····      | 张 帆 (82)   |
| “老掂”的故事·····  | 董明法 (85)   |
| 二哥和二嫂·····    | 国增 爱华 (89) |
| 雨 后·····      | 孟庆章 (93)   |
| 翠老头儿·····     | 刘万勤 (96)   |
| 庄稼院里的笑声·····  | 曲范杰 (98)   |
| 王光棍着急·····    | 徐光明 (101)  |
| 猎·····        | 冉守训 (105)  |
| 猫儿咪咪·····     | 樊奇峰 (110)  |
| 车轮飞转·····     | 孙 旌 (113)  |
| 追·····        | 马凤超 (117)  |
| 品品鲜·····      | 绳应民 (123)  |
| 爷儿俩·····      | 成 宏 (125)  |
| 统计员的难处·····   | 武淑芳 (128)  |
| 精细婶·····      | 李德昌 (132)  |
| 红尾巴母鸡的故事····· | 孔德介 (136)  |
| 妯娌俩·····      | 赵懋仁 (139)  |

## 初 春 时 节

杨 磊

初春，正要育红薯苗的时候，好多人家的红薯都坏了。唯独田大娘家的一窖红薯，块块鲜凌凌的。人们都说：“瞧吧，田家的红薯准要卖个好价钱！”田大娘也这么想，成天催着老伴赶集去卖。谁知老伴听了只当耳旁风。这几天吃罢早饭，嘴一抹拉，他就扛起钉耙去村南头倒腾那一堆粪。昨天，家里的一头大猪卖了，田大娘趁老伴喜欢，笑着说：“圈里不能空着呀，快赶集去买个猪娃吧，顺便把红薯拉去卖了。”田大伯看透了田大娘的心思，眯起眼睛笑了笑说：“好好！明天一早就去。”

田大娘做了一夜卖红薯的梦，鸡子刚叫头遍，就起床了。她慌忙从油罐里倒出半碗芝

麻油，连三赶四烙了几张葱花油饼，见老伴还没有醒，就吆喝：“天不早了，起来装车吧。”

田大伯睁眼看看窗外，便披上棉袄，坐了起来。田大娘把油饼用毛巾包好，走到床跟前叮哼：“记住，红薯少一分钱也不卖，猪娃贵了不买。可要仔细点儿！”

“记住啦，忘不了！”田大伯顺口答应着，把包好的油饼往怀里一揣，笑咪咪地去装车了。不大的工夫，田大伯拉着满满一架车子红薯，吱吱哑哑地出了大门。

田大娘本想在老伴走后再睡一会，可回到屋里咋也睡不着，心想：老头子快六十岁了，到集上十几里路，爬坡上坎的，没个人帮他推推车还行？再说，集上人那么多，卖红薯得一人称，一人收钱。于是，她换了件新布衫，慌慌张张去追赶老伴。田大娘跑了一身汗水，找遍了集市的几条街，也没见老伴的影子。

其实，田大伯根本没有到集上去。这时，他正在队里的育苗炕上忙着。几天前，他知道生产队留的红薯种坏得太多，主动提出把自家的红薯借给队里。老伴催卖红薯，他本想直



说，又担心老伴难缠，耽误生产大事。心想，不吭声把红薯送到队里再说，红薯埋进粪里，她总不能再去扒出来。因此早上一出大门，他就拉着红薯直奔队里的育苗炕。

日头过午，田大娘从集上回来，前脚进院，田大伯后脚跟进来，她看看空车，又惊又气地问：“卖了？”

“埋了！”

“啥价钱？”

“高着呢，一斤换百斤！”

“猪娃哩？”

“猪……”田大伯支支吾吾，满脸陪笑说不出话来。

田大娘一屁股坐在当院的捶布石上，抱着双膝咬着牙，正要问个水落石出，队长拎着一头二十多斤重的小猪娃跑进院来。他用脚踢开圈门，把猪娃放了进去，回头朝大伯大娘说：“社员爱集体，集体也不亏待社员。您家的红薯，按质论价；队里饲养场卖给您家一头猪娃，按斤付钱，多退少补。到秋后红薯增产，大伯大娘要算头一功呢！”

听罢队长的话，田大伯笑得合不拢嘴，

田大娘如梦初醒，霍地从捶布石上站起来，指着老伴说：“你个老东西，为啥不早言一声，害得我瞎跑大半天……”

## 两个队长

余元鑫

王家冲生产队的正队长名叫王顺，副队长名叫王强。前几年，王顺是政治队长，王强是生产队长。现在，政治队长的称呼去掉了，生产队里只有正队长和副队长。可是，王家冲两个队长的分工仍然十分明确：王顺还是管政治，王强照旧抓生产。

人们说，王顺当队长靠的是喳呼，王强当队长靠的是闷干。上班干活，王顺总要先在田埂上转上几圈，下班时间快到了，才动手干活。王强可没有这么多的杂事。钟声一响，第一个下田的总是他。

有一回队里买了八吨煤，王顺到城里一家工厂里联系了两部汽车。运煤那天，王顺对人们说：“要好好招待一下司机同志，咱

跟人家讲好了，不要运费。”可是到吃饭时候，王顺却借故不去陪客，非让王强去陪客不可。当时人们猜测，王顺不陪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近来队里有风声，说出力的事是王强的，享受的事是王顺的。王顺为了证明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所以这一回便叫王强去享受享受。第二，王顺知道，酒席桌上的本领，王强不如自己，这一回让你王强去陪客，就是要看你这个副队长的“戏”。

酒、菜端上来了。王强给两位客人斟了满满两杯酒，当客人正等着主人举杯请酒时，却见王强端起了一碗大米饭说：“两位同志喝吧，我不会喝酒，吃饭相陪。”这样的陪客法，真叫客人哭笑不得。客人勉强喝了一杯之后便嚷道：“吃饭，吃饭！”

往常，王顺陪客，一顿饭少说也得吃三个钟头，可这一回，十几分钟就罢宴了。

客人一怒之下，算了三十元的运费。事后，王顺逢人就讲：“我辛辛苦苦地为队里拉关系，可王强在屁股后头扒骰子！”王顺的两三个要好的也吆喝开了：“不读‘四书五经’就别假充圣人。”王强不理他们，照

样领着大家干活。

眨眼到了秋后，队里要评选劳动模范，王顺和他的几个朋友忙开了，见人就

说：“今年大丰收，王顺队长可是有功之臣！”

开评模会的那天，王顺向爱人要一元五角钱，爱人问他要钱干啥，他诡秘地一笑说：

“嘿嘿，这一回包许你不赔本，过几天我还给你十五块！”可他爱人偏偏要追问要钱干啥。王顺只好如此这般说了。爱人点了一下他的脑门子说：“滑头，滑头！我看这事不见得牢靠。”

早饭后，王家冲生产队的社员们，喜气洋洋地来到了会场。这时候，只见王顺满面春风拿着香烟，在人堆中间来往穿梭，把一支支烟卷送到人们手里。

有人问：“队长，今天咋恁客气呀？”

王顺扬起头哈哈一笑说：“今年大家出力，夺得了丰收，我这个一队之主，得慰劳慰劳大家呀！”

热闹了一阵子，投票选模的会议开始了。

唱票的时候，王顺两眼紧紧盯着墙上的

小黑板。一连唱了五票都有王顺的名字，而王强的名字只出现了一次。这时候，在王顺名字下面是个“正”字，王强名字下面是个“一”字。

王顺心里乐滋滋的：看来当模范是大有希望。那十五元的奖金，嘿嘿……他得意地看了爱人一眼；爱人也望望他，撇了撇嘴。

可是，从唱第六票起，王顺的名字就消失了，而且直到唱完票，再也没有听到唱票人叫“王顺”了。倒是“王强”“王强”的声音一直响到终了。

晚上，王强两口子在亲切地交谈着：

“孩他爹，大家选你当模范，下一年的生产你可得抓好啊！”

“嗯，使劲干呗！”

同一个时间，王顺两口子在大吵大闹：

“你！耍滑头，想歪点子！我的一元五角钱摔得连响也不响！”

“吵！吵！当心我揍你！”

“你敢！你敢！”

女人扑了上来，可是，王顺高高举起的两个拳头，却慢慢地收了回来。

## 闹 洞 房

黄 新 杰

正月二十六，秋柱哥娶了新嫂子。吃罢晚饭，俺们就去闹洞房。

没想到，俺们把秋柱哥家的晃晃眈眈都寻遍了，也没见新媳妇的影子。问大婶，大婶光抿着嘴笑。领头的妇女队长“辣嫂”急得吆喝：“上天啦？入地啦？”这时，秋柱的小兄弟从外面跑进来，辣嫂一把扭住他的耳朵：“快说，把您新嫂藏哪啦？”

“天快黑时，浇地人来找俺哥修机器，这时还不见回来，俺嫂去叫他吃饭啦。”

辣嫂把手一挥说：“给咱唱空城计哩！走，跑到天边也得拽回来！”

俺们悄悄来到机井房，有的爬在水泵头上，有的坐在水池沿上，我和辣嫂从门缝朝

里望：只见新媳妇掂马灯照着，秋柱哥正往机器上拧着螺丝。他俩还小声地研究着机器的毛病。我早就听说新媳妇在娘家就是顶呱呱的农机手，还参加过县里的农机训练班，看这样子，果然挺内行哩。

“快弄好回去，饭都放凉了。”新媳妇说，“白天要早点检查检查，活塞环也不会磨损了。”

秋柱哥说：“这些时，队长带男劳力上挖河工地，仨机泵员抽去俩，家里只剩我领着妇女劳力浇麦，哪能顾过来？”

“那平时咋不多培养一些人？”

“平时正经活都扯拽不开，哪顾上这！”

“培养人不是正经活？亏你说得出口。”

“再说，咱队男劳力也不多。”

“咋不培养女的？”

我朝辣嫂一吐舌头，辣嫂点点头。

“弦都不沾。”秋柱哥站起来，拣块纱布擦擦油手，然后拿起摇把一抡说：“她们要能摇开机器，我就头朝下走三圈。”

“你敢打赌？”

“敢！”



“好！”新媳妇从他手中夺过摇把，左手摸住减压阀，右手用尽力气甩了几下，只听柴油机“通通”响了两下，没转开。秋柱哥把两手往腰间一叉，傲气地说：“算了，给我吧！”新媳妇挤过他又猛一甩。好！机器终于“通通”地冒出了烟。她又麻利地挂上皮带，顿时，一股清亮亮的井水喷出一米多远，坐在水池沿上的人，猛不防被溅了一身水。我差点儿笑出声来，辣嫂轻轻地捅了我一下。

只听新媳妇说：“咋样？”

秋柱哥解嘲地说：“快走吧，那伙调皮鬼，肯定在家等急了……”

“早等不上了。”我“忽通”一声推开门，辣嫂一把拧住秋柱哥的胳膊说：“头朝下走三圈！”

新嫂子的脸羞红了。

“说话不算数，来！打他的夯！”几个嫂子一齐上前，扯胳膊拽腿，把秋柱哥扔过头顶。俺姑娘们在一旁捂着嘴笑。机器声，欢笑声，打闹声，交织在一起，简直要把机井房掀翻啦。新嫂子在一旁心疼地喊：“看！踩着马灯啦！”